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刑部四

侍郎

陳堯

鄭世威

洪朝選

游居敬

張翀

何源

朱鴻謨

中

詹鼎

黃裳

梁洞

孫瓊

奚昊

何商臣

周佩

蔣孔揚

員外郎

王經

王懋

主事

楊相

俞得濟

張塘

袁野

張治道

王漸遠

劉校

黃弘綱

周憲仲

梁有譽

王愛

司獄

王敏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

刑部四

侍郎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墓誌銘

汪道昆

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字敬甫其先通州
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邵叅政棠則自肇華奇之矣始
在外傳日誦千言齟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
得公喜飯公郡齋祛篋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
失高入語柵內柵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呬語公

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艷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
壯公頃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諸
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
問何如公不對使者驟然笑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
曰孺子難下人嘉靖改元壬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
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宣言曰尊親宜莫如循
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獻宗得齒 孝宗其 昭
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裕
則金出主裕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
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

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進營繕司郎中
世宗治行宮鞏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商
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比卒事公視
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
內豎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公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
按籍而精故事內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
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爲彼地也公獨操心
計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
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
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

貴公子奪發人田公不假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安
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朞月而郡大治戊申
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公笑曰使中
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南
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遠廬視
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
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
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於道公獨持議毋罷荒服以
稱 上心丁巳以平寇功 賜金幣戊午轉雲南右
布政使公以粵踔遠而法弛務張之諸宗室必待報

而後食祿母先期諸達目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母闌
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遺撫州人王天爵
負御史于家御史佯怒萬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
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
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
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嘗公公笑曰
御史磯我邪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
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歎
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

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柰我何命也六番招討
二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公檄長子楊承譽襲父官散
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譎張公逮首事者繩
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
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水終不能加蜀兵籍令兵
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
文率火廨宇滅其籍公廉得奸狀皆伏誅癸亥轉南
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
溢秦蠲江北椿草河夫逋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
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

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
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
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旣代輒疏
引疾不計已復轉左侍郎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
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徐淑人封母邵太淑人
內子朱淑人冢孫遇以任子入監嗟乎公拓落守官
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備上典終不以其故淹公
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者也出守婦視諸令
無勃谿遇羣吏嚴吏人人困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

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公悉遣去皆得再命當在
粵御史故嗛公陸川令康建勲行金三百間御史事
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勲建勲語侵御史急
公私計曰卽面不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勲不解御
史臺亦終不問御史當在蜀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
公上政府書謂母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
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
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爲
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
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旣
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川
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
祀故督學儀封王公於大益書院黜故大學士萬安
嘗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功宜視陳恭毅得專祀會
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
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爲公築醒翁亭於龍屏山
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公喜因號醒翁嘗就里中
築紫薇園且將爲方伯菟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
葺之公日涉園誓將從此老矣公子又言公自當室
臨祭未嘗不衰始入官太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

奉太淑入行旣而太淑人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
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輒
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遇
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柰何令仲季獨亡
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予
仲季女兄有子而窶公養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母錢
糊其口鄉隣有急輒周之厚報邵叅政公後人久而
弗勑歸休十載所部遞疏於 朝天不懃遺公已矣
惜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世威神道碑

葉向高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春二月刑部右侍郎長樂環浦
鄭公卒於家閩守臣以 聞予祭葬已陳諫議璧疏
稱公風節踔絕足廉頑立懦宜 詔所司議謚以風
有位議者逡巡尚有待也不佞與諫議皆公鄉里晚
進知公深矣公不謚而誰謚者公沒踰十年隧道之
石尚闕子詹簿君始請千余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
則姑著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孚環浦其號也生而
廣穎隆頂濬目聳顙端默寡言咲識者異之弱冠舉

嘉靖乙酉鄉試第六人已丑成進士會臺臣闕詔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獵司耳
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初授民部郎丁外艱乙
未復除比部丁酉出僉廣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
召入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公呼闈者叱
之相國尊然柰何令邦大夫蹢蹢而旁趨還吾刺去
耳闈者錯愕闈中門公乃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
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公視祝辭相君祈徯
耳怫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比䟽
聞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頃之公轉叅浙藩

道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否
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覬諸大夫來
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戊申公復
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譏
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
傳巡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
楫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侵公估
平直鬻田賑饑熊持嚴手書來冀減直公不爲動竟
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啣公甚于
貴溪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織

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宦兩相臣鄉獨矯矯持丰裁
卽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
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辛亥遷蜀叅政公念
分宜父子終螫已遂投劾歸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
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隆慶改元擢僉內臺晉
爲副尋遷南少宰戊辰入爲少司寇會 詔採珠及
珍石疏乞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稱疾乞骸骨歸公
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薪粲不繼食指故少悉
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耕者躬爲督作時荷鋤灌畦
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
不異叅政時日問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不知有侍
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
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
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
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約名其天性
固爾郎比部時讞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爲天
下最周歷藩方所至皆有惠攻于浙條畫鹽法減無
名課數千緡于江右議清贖緩備庾賑且謂肺石而
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奸國法也通籍數十年朝野參
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處編氓一本之至誠絕去緣

飾兩相國日甘心公然無所得瑕夏欲中公於計典
以徐文貞故格鄢懋卿希夏指坐島夷闌入妄劾公
會夏敗乃免然使公當分宜世不去亦竟不免蓋公
之敢任力行禔躬粹然一稟于正無芥蒂于是非利
害概如此也所著有岱陽彙稿長樂乘年譜經書答
問十卷行于世得年八十有二先世從汝南固始來
至了翁始卜居長樂幾傳至子悅績學工詩子悅生
孔祥孔祥生嶽嶽生德容以孝讓著蚤世德容生汝
慶皆贈如公官大母林氏母鄒並贈淑人配李封淑
人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靜菴先生洪公朝選誌

銘

林士章

余辛巳歲解組南歸謁公里舍夜坐聆公議論侃侃
甚竊謂世轍卽且更新圖任舊德公宜從人望復起
無何公爲巡撫勞堪誣構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于
獄方械繫時堪趣馳日夜行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
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絕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鄉
薦紳咸憤嘆謂公何辜堪能忍心至是余山中聞之
驚悼與太常朱公淡菴先後致誄於公於乎薰蕕不
同器邪正不同朝公已退居草野非有同器同朝之

嫌徒以生平不能阿柄臣江陵意黨附鄙夫因之朋
謀殺公以爲媚語云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其然乎此
公之禍所以不可解也自史傳所載擠陷善良之罪
王道明卽誅殛其身否則子孫未有不殄厥世者今
聖治昭昭曷不顧畏及此公沒未幾子兢訟寃 闕
下堪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死旣乃臺省諸臣
交章累續爲公討罪人公始復原職兢亦還蔭敘
天子聖明鑒憐清白之臣雖公論已定而奸邪矯誣
擅虐無辜典刑猶未正也於乎父讐不共戴天於是
左都御史吳公會同刑部侍郎耿公大理少卿李公

以兢復奏定罪人 旨下堪與造謗者俱從謫遣夫

殺公者本欲以悅柄臣博職仕也反以蒙惡名招禍

殃江陵雖甘心于公公沒之夏遂罹天刑言官相繼

發其奸惡 詔籍其家戍其子公之孤介正直益以

顯著嗚呼此可爲世之君子小人明戒矣公諱朝選

字汝尹別號芳洲更號靜菴先世爲光州固始人宋

建炎間祖十九郎尹南安縣因卜居同安十傳至公

王父諱蕤賓以公貴贈刑部侍郎生公父諱溱累封

刑部侍郎王母黃氏母葉氏俱贈爲淑人公自爲童

時穎悟每發驚人語大理林公次崖一見異之因以

兄之女妻焉嘉靖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授南京
戶曹出榷鈔關關政惟通商惠民是急前後與者或
多自玷公毫無所染荆川唐公吳之賢者也與公交
厚實自此知公始關事竣督放倉糧其所規畫繼公
後者皆以爲法一日自思少習舉子業非古人學優
始仕之意遽上疏引疾因客毗陵僧舍與荆川考德
問業一年而歸復與遵巖王公講學論文自是聞見
益博凡 國家典章經史精義莫不充然有得嘉靖
己酉以病痊例赴部補南稽勲司考功司與白野殷
公吉陽何公初泉劉公交相砥礪時有南都四君子

之稱吏部因以公督學西蜀叅藩廣右公正文

惟

士範釐弊蠹任事任怨無所顧忌時相分宜有不可

下公因調改山西屬歲大侵寇盜充斥公多方撫輯

殫其元兇破其黨與晉人有惟惠惟威乃武乃文之

頌會分宜敗公召入問少復進僉都御史秉節江防

已又加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公爲操江時疏論盜所

由起與所以止盜之方乃申畫疆守嚴緝窩藏 根

本重地賴以靖息其在山東土瘠役繁民不堪苦公

惟隨地編差因糧制役雖勢豪寄庄不少寬貸藩府

官校多侵奪民田公博詢密訪悉清革歸民故議處

虞衡錄 卷之四十一
驛傳有疏額外起科有禁齊民迨今德之嘉靖成辰
入貳司寇時毛公愷方被命未至公總握獄情內
無私徇外絕干請會遼藩獄起詔屬公問狀遼藩
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
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梁
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國家親親意乎
竟以臬憲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爲言者所斥
而公掛冠行矣公雖放居江湖然於國計民隱時
不能忘情間陳謀于有司或扼腕于同志適江陵有
父之喪謀欲奪情公聞恚口三年之喪古今通誼漢

儒金革無避之說爲無據况昇平世用此典耶草疏
將上公門人與子競交諫乃止然邑邑累日及聞鄒
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公擊節嘆賞貽書壯之且曰
二君子氣節文章真表表哉此其存心扶植綱常與
夷齊叩馬何異於乎萬古天地所恃以不壞惟有此
理人孰無此心彼誣以爲罪欲假手鉗口其人生理
已滅盡矣矧望風附旨魚肉端人正士者乎人言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於乎是誠何心俾公受禍如此烈
也公賦性剛嚴介特學有淵源尤明于義利是非之
辨故意有所不可論有所不合不少貶以從人其所

致怨謗或由於此然不營貲產自奉布素若儒生嘗
有詩自况云負郭元無半頃腴山田新買百升餘里
人莫笑清貧甚欲學周黃恐不如此足以見公之生
平矣公有有文集摘稿歸田稿續歸田稿若干篇皆
未就而迨於禍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萬曆
壬午正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先娶林氏蚤卒無出
累贈淑人繼娶蔡氏封宜人贈淑人其懿行已備載
壙誌中復繼朱氏以公橫罹非命痛哭濱死數次五
六年間假視息於世每趣兢以必報父讐比得罪人
謫遣慟哭呼天曰夫讐未盡復夫子心迹可以獲明

吾其得所歸矣遂以丁亥年八月十八日卒嗚呼其
志誠可哀哉公子男五長卽兢以公恩任都察院檢
校兢等將以茲歲十月二十六日奉公柩與朱母合
窆於淑人蔡母塋前材之原而以公狀請銘余嘗與
公同朝知公志行公子兢亦嘗從余學國子未請
之先有上人僧性顯者山東人也齋素明心常從余
遊嘗夢寐中接公車從過余山舍曰欲得余文述敘
一篇上人覺訝莫知所以但知開府齊東時事曰其
政嚴明吏畏民德齊東人人能道之夫上人脫俗染
能通神明公之英靈不泯于天地間當相爲契會豈

虞衡錄 卷之四十一
以余之迂戇不能偕時好尚其言爲可信也乎銘其
可辭

銘曰昔有史臣嘆宜鄉權邪交亂排貞良蝨賊一時
朋內訌徒使正直永傳芳昭昭 皇治如康莊曖曖
鄙夫不自量誤國欺心負彼蒼寧知雨雪見太陽暴
狠毒蝎爲肝腸不待鬼誅索渺茫殛奪流放有刑章
身世殄滅孰基殃賢豪賦命亦何常可是數窮令慨
慷孟博諸賢遭若狂公今與之相翱翔嗟嗟斯丘爲
公藏我銘幽誌佐名揚

少司寇可齋游公居敬傳

王應鍾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可齋世居南平爲宋儒游定夫
先生後曾祖廷賜祖祐皆隱德弗仕考綸以選貢授
睢寧令封中憲大夫妣吳氏封恭人公生以幼穎稱
嘉靖壬辰年二十四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改
授監察御史以澄清自任不爲媵阿巡視蘆溝清商
人匿稅若干語侵司農竦然見憚巡按應天墨吏望
風解印綬徽有疑獄屢歲不決燭而釋之有池守執
政姻也倚勢爲姦利公廉其贓劾去之戊戌出爲浙
江按察僉事精覈吏治畫民便利事禁湖游戢戒檀

杭俗爲之一變辛丑擢廣東副使癸卯鄉試總裁校士歲饑設法賑貸民賴以活者甚衆晉叅楚藩適有事安南從中調度咸得機宜撫督重臣嘉之遂晉浙長憲巳酉鄉試多得士士亦以爲公所鑒裁爲喜旋丁內艱服闋復補浙藩時倭寇猖獗征調主客兵以數萬計事起倉卒庫貯無贏餘軍需皆倚辦于公經畫無後期議者欲練土著汰客兵客兵鼓噪當事者莫知所爲公挺身月臺徐以數語諭之噪者邏拜解散李太宰眷屬過浙衆爭致款公以常禮待之太宰謂疎已三年不調以外艱歸庫內羨餘悉上之撫院

充餉毫釐無染及闕起補山東戊午鄉試總裁核無何雲南缺巡撫朝議推公奉 璽書往受事時鎮守沐朝弼方以奪嫡事爲其寡嫂陳氏訴訟 朝命屢下切責對狀朝弼負固賄遺執政者益狡焉侵奪所屬民田以自封公以分義裁之歸其所侵騰越州莊田朝弼陽順公而陰啣之切骨東川逆酋阿堂謀篡東川強奪府印擅立作亂奔烏撒致與宣尉安萬銓霑益州土官安九鼎治兵相攻十餘年不解也至是侵及羅雄州逼危會城公奮曰堂堂 天朝寧容此么麼弄兵震動我三省芟夷我農工傾覆我疆邑

無休息時耶上疏請誅之下三省會議撫剿從便
宜第事屬各省多首鼠公亦多方招之不服乃乘其
不意督兵進勦阿堂就戮三省以平會南京戶部缺
侍郎推補沐府鎮滇之日久兵權在手專制一方如
王者凡有征調非沐府檄不應也後沅州之變滇紀
綱幾不振加撫臣以贊理軍務於時兵權悉聽巡撫
朝弼以歸騰越州莊田卸公既不且又得其兵權也
益怏怏謬謂輜軒使曰阿堂事奉旨會勘十餘年
柰何專征之且宴然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一切兵
餉不關鎮臣置臣何地其如祖父二百年職業何且

公忤分宜又不循例謝授意於部使部使與朝弼交
厚乃共謀疏公輕舉大衆蹈不測以徼必不可成之
功者遂被逮時金吾使者逮公公在行間離會城五
百餘里公次子於廣年甫十六自會城以善達公欲
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
耶廣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滅獲豈忍父
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霧露奔走於崇山峻嶺間晝夜
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竹界廣且
馳且饑旬日始逐公於普安驛公旦將發廣至公淚
淫淫下撫其子曰吾身已致於君矣兒豈堪此哉然

見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宿露飡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詔廷杖下獄戍碣石前平定虜功悉爲部使所抑不錄會穆宗皇帝改元赦歸 詔下求遺逸於是尚書吳公嶽林公同暨科道撫按交章誦公雲南有功負寃宜亟召用蒙 恩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爲刑部右侍郎適高大學士再起欲甘心大學士徐公無上事請考察科道官凡見彈劾者一網去之公語其所善曰相君必不忘華亭暨所嘗抵牾非計也僕爲相君姑舍是而一心以謀宗社異日誦相業媲美伊周善

孰大者同官以告大學士恣睢甚嗾其門生曰而無能爲若人除黨吾不能一日容也廼無所求於公以年老論公值公欲疏中貴擅權疏時宰作威福疏羅李從祀三疏已脫稿會閩周督學使者從祀羅李疏至卽疏上請從祀羅李高大學士疑公有言領之以奏疏太繁罰俸三月寢其事不報 上不悅卽上書乞骸骨時公已三年滿績矣公歸越四月卒蓋隆慶五年九月十日也 廷議重之遣官 諭祭營葬如故事公性狷介雖百折不回學務邇其先世言必歸實踐居身攻苦茹淡時家泊如日一食猶糲也一衣

猶蔽也一蓆十年漆枕櫛匣皆青衿時物雖貴不易也按江南疏夫騷擾傳食者而辟除之又捕奸黨王冠寘於法馭歷各省所至不軌法豪猾屏息滇南一整旅平十餘年之叛逆微公之力三省不得寧也使他臣而有此伐當受延賞之典不錄已爾而獲罪在戍貧窶至從者莫能堪有以居間請者公叱曰我爲清白吏今皓首卽饑歿瘴鄉不失清白鬼也杖逐之其刻厲如此

刑部侍郎張公翀傳略

郭棐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幼倜儻爲文操觚立就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相嵩當國時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翀與傳策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翀獨對曰臣自求爲社稷歿耳疇能主使者卽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翀成都勾諸生日執經侍講下翀語以忠孝大節及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真性命也乙丑

高父子伏辜丁卯 穆宗登極召補吏部補驗封郎
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
軍事至則撫流民遏崙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之
圍疊承金綺之賜念徭獯爲西粵梗疏請先勦古田
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 天子聽之後悉如所
策四年庚午巡撫湖廣五年辛未晉大理卿尋晉兵
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總督漕運丙子入爲刑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已
卯秋卒于家翀氣節才猷爲海內所仰重所著鶴樓
集拾貳卷傳于時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心

泉何公源行狀

弟濤撰

萬曆十二年甲申春三月 今天子錄用海內舊臣
先兄心泉先生用薦以太常少卿起家尋陞大理少
至是先生請告家居十年矣碁而轉太常又半碁而
轉大理同預 經筵明年丙戌三月克 廷試讀卷
畢卽以情告于寮屬曰源麋鹿野姿習豐草長林之
日久一旦而游躡華要惴焉惟公餼之覆是懼倘得
備員留京徐爲休偃山樊之圖志願足矣當事察其
情補南京吏部侍郎丁亥秋有入 賀之役竣事而

歸歸而 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以己丑七月廿二日
卒於官先生姓何氏諱源字仲深心泉其別號也祖
諱豐父諱錢世爲廣昌宦族宋寶謨閣直學士謚文
定西疇先生諱坦其始祖也入 國朝則有吏部尚
書東園公諱文淵刑部尚書椒丘公諱喬新二尚書
公之後詩書之澤寢微者數十年矣吾父嚴峰公生
三月而孤旣長卽慨然曰吾曾祖本茂公舉經明行
修而不仕吾祖會同公有時名于黌校而不仕吾欲
以先世詩書訓其子豈易言乎所賴吾母黃脫簪珥
相吾父禮聘嚴師成其志故先生力學攻文以嘉靖

丙午魁於鄉余與弟沅雖金舉己酉而成進士以躋
二尚書公之躅則自先生始先生登己未第明年庚
申莖仕得嘉興令嘉興素號繁邑仕籍多而田賦廣
世俗所易濡染者先生奉吾父愛民如子守官如水
之訓朝夕書于紳自製文以矢于城隍之神曰所不
以愛民守官爲事者神所必殛嘉興邑附郡郡守侯
公東萊端介愷悌人也事使之間每以意氣相許先
生行一事公亟稱善公有所委無毫髮不中其肯綮
者民以事訟于庭阜白已定徐而委曲諭之諭而能
自悔解者聽諭而乖理道又涉于梗者始威之故人

人皆得其情而去公庭寂然士之談經者禮之嫺藝
文者禮之有道術媵修者大禮之儒生爲武弁所陷
幾于褫衿佩矣白于當道得直乃其後竟以大顯郭
杰以鍛獄誣服閉沉寃者十年廉知行奸謀殺者郭
明也釋杰而罪明邑人稱神君焉歲當攢造鄉官以
受寄爲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卽集胥史
于衙扁鑰之查與冊無異同卽據實填造一時不得
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靖江王盤遊至浙所
過騷動時饑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
不逾時潛去當道有總理鹽法者欲增課額先生以
民方苦倭萬一鹽徒朋引禍且不測止之便七邑遂
皆按堵如故巨商吳瀛徽人也派遣便民倉三十間
以寬民力瀛倚總督胡公爲鄉曲具詞祈免竟罪瀛
而堅造如其數公怒以爲抗已徑按嘉興下考察之
令實欲中以危法也先生從容條請公大奇之署上
上西水驛衝疲甚取回縣自供應過客多不之西水
而之茗溪郵傳大蘇年饑申請緩徵銀六千兩米三
千餘石議次年徵補尋復爲次年慮通查五年銀米
之餘所請之數額不虧而民自便他如學宮災請于
當道而新之宣公橋圯憫行旅徒涉而繕築之趙一

之淫祠誑惑民俗力排異說而撤毀之辛酉秋典簾外試得人爲盛在任二年餘官舍蕭然民有喫水還錢之謠蓋紀實也壬戌內召爲水部于呂梁先生怡然就職商舶往來不責逋結人甚便之築單家口大堤三百餘丈省官銀二百餘兩總漕陳梧岡公題請減河夫工食下所司議申辨利害數千言得不減建孔子觀呂梁書院諸生講肄其中親爲之課人有品題乙丑調兵部職方主事至京三月當滿考大司馬虞坡楊公署之曰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洪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名臣之裔公輔之器時服公爲知人明年春有宣府之役賫餉金以實邊其意實欲先生知邊鎮之要害夷情之出沒爲異日大受地也旣報命轉本司郎中條陳兵事日夜題覆不休有 旨內豎三人典京營本兵郭公欲從之先生草疏力諍止太和山太監舊守地方科道各疏乞罷守 旨六下不允允先生疏朝紳躉之南京新立振武營軍悍不可制奏罷歸本衛隱患頓除虜犯石汾永平堂卿罷免奉 旨何源着留用疏乞養病可之旣得告家居日侍先公事今母孝養備至時濤沆屢困南宮先生每援當世之晚達者以策其憊督幼弟渙湖

二國子嚴而有恩朔望必謁祠必率子弟起居親側
靡寒暑間鄉人干以私謝弗見至嚮義則如赴也如
改學溪建尊經閣建敬一亭倡橋梁改學前官路士
民皆德之在告改南銓不赴庚午先公促之行經黃
州連疏終養徑歸冬十月果侍先公終于正寢三年
哀毀如一日壬申起勲部郎又具疏辭太宰楊公止
不上移劄促之癸酉薦補考功郎楊公以病罷張元
洲公由南工部入掌計事時期已迫矣先生力左右
之江陵有至公至明至虛之譽甲戌先生當爲會試
同考官儀部已賫禮幣於門矣先生恐妨弟姪之試

也舉任主事芹以自代轉文選郎時久任方行朝論
紛紜不一先生在職一年獎恬抑競存大體略細故
津要之門閫如僧刹後來者多舉以爲型範云武場
典試舊格舉功曹一人獨先生以選部往蓋填春試
之闕也事竣陞太常少卿無何奉使 德藩謁孔廟
登泰山觀日出海處歸而奉慈諉友兄弟課子孫申
明祖訓以正族力行節儉以警奢創始祖學士公小
宗高祖處士公二祠皆有田以供祭請罷 王庄罷
丈量罷均攤與冢宰公奏免淮兌同一惠澤一歲中
寄迹雲庄者半之或治具邀賓談笑竟日親賓或相

訪亦多携行厨以往酒酣互歌不知孰爲主賓也自
濤棄官安慶後往來亦多在雲庄大篇短章更倡迭
和自昔平泉綠野中未必有同氣之怡愉若此時時
追憶季弟沅年僅五十餘官僅寧化令覲回道卒有
不勝其悲愴者此平生憂樂之大較也憶甲申應
召時丁寧執濤之手曰吾弟棄官而得恬吾垂白而
就劇田荆之合復在何日相對注目者久之先生雖
念絕喧囂而聘召旣膺則不復顧所私隨其官之遷
轉矢心職業不以爲瘁嘗謂人口 主上容我以明
農自老則何暇問及人間事若出而徒自優逸如負
此心何人謂先生此心不負一出而褒封荐錫亦無
負於先生先公贈官大常少先母今母贈封俱恭人
方貳大理邵選部卽欲以太常卿處先生先生固辭
明年乙酉四月始補太常太常在禮曹官職尤不易
稱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諸凡舞佾珪幣犧牲裸獻之
品物度數雖精明將事猶懼弗虔 主上神聖導引
法 駕尤爲兢惕先生行之動準矩矱嘗扈 駕步
禱郊壇炎曦焚如走風埃十餘里喘息不聞在大理
日自大辟而下諸獄旬時服念寃意平反時三法司
爲舒繼峰趙麟陽及先生人謂咎繇之明允蘇公之

敬獄于今再見廷中翕然稱平南銓雖無朝參之勞而百司各嚴管攝之體嘗相冢卿李漸庵公典京察舉刺臧否如水如鏡一眉睫亦在其朗照也召入以戊子季夏始就職尋轉左謹持三尺威富在所必訖若大詔獄之關於國體者未嘗以已意出入有可以求生道者必以懇惻生之平生惟知報德有見侮者無幾微之蒂芥秀水陶九萬座主陶見湖公之子也謫戍邊遠多方救援不遺餘力時見湖公已久爲古人矣其他用意忠厚率多類此濤竊意清世多賢海內如先生者政自不少而清操古道始終一致據

濤醢雞之見如先生者謂爲江右之偉人非耶得年七十有一

少司寇鑑塘朱公鴻謨傳

鄒元標

公名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樸隱父
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
樸隱公憂之日禱于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
公幼方五歲母程大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
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爲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
宗穎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竒之夜夢虎吐明珠
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作士開卷得公
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今名摯公入衙
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

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
器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進士有習公素者
乞銓司而得公爲司理公至如貞女絳潔其身丰稜
如大阿出匣不容迫視吉郡多要臣有來于者公出
其書示人要臣惕自然亦以此府怨忌不恤也訟者
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焉自兩臺下不敢
名公爲吏而吉諸名德士咸私服曰公骨器泠泠相
戒各邑無犯約束從公陶冶者皆爲名士取高第幾
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匪
吉誰容吾慙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蠱公者曰公執法

過嚴民苦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幾百人咸聲言

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

則吾等叩 九閭爲公白寃議止卒中前議 內召

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

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

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

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歿矣夫人不

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

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

逮公而中解以嚴 旨勒公歸公得 旨跨蹇驢出

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
歸家尋所謂朱家庄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饑
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爲
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卽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子咸
講晰天人闡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
一望顏色去七年 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
憂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西故公
舊遊地士民間公如清獻益州重臨賢者心目爲捐
不肖者神骨爲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敦尚風
教默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爲生疏請蠲積
逋減密額辭極悽楚 上特爲停寢父老謂自唐貞

襄龍後不再見焉蓋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至今尸
祝之云公還 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
重臣忤卽拂衣歸蓋重臣與臺諫邪者比而公與洪
陽王公以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
撫應天公爲操江撫應天會倭事告急當事者多屑
越帑藏爲備倭計公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
者飾之諸子弟弄兵者戢之不安支一錢曰吾安能
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
困吳賦重多倚豪右爲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

求畫一法初或難公而久亦稱便公居常自語使在
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
公所戢諸弄兵者皆宦族力能變白爲黑謂是固無
弄兵者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
福公以一身而犯勢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
所不忍固也公旣遷去卽忌嫉者不能有加曰清而
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爾公爲少司寇爲國守法
法得公平然推公爲少宰爲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
此其故難言矣戊戌公遂卒至不能爲歛大司馬岳
峰蕭公及符卿益軒蔣公比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

具棺歛公貧矣世固有陰糶子弟多厚藏陽市貧
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爲理官六年衙
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兩以屨涉者三年不問
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弊衣垢面如入葦路藍縷
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
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廼不得公
一面多典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
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公生平心
儀端恪其所爲學務勿欺大庭以及屋漏無墮容公
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洛關閩矩矱如護要領眇

世之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
一日與元標談輒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勘
得深吾心不動久矣子無爲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
方期稟度吾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
終身不忘平居未嘗譚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顏色見
一才推轂不容口會試爲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
士器公文懿用公于定國本及救郭侍御密有奏記
不欲以文懿顯名然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
公沒後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著已公其人
哉馮孝廉謂公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
似揚斛山經濟似劉忠宣子竊謂公學術上尊孔孟
近守濂洛蓋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屈指矣鄒元
標曰世知公者以留臺一疏及公所至節惠凜凜然
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略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
如山推之不來麾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大使公得永年光日月而扶
名教可勝道哉

刑部郎中詹鼎傳

方孝孺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人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教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柰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

鼎譚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師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滕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

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
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
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
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
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
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
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
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
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貲屬掾史願留掾

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
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
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
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
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
不可使也待半歲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
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
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
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
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

有賦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歿鼎坐罪薄有才人情之鼎爲文章氣談適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刑部郎中黃裳傳

黃佐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韓游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大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共德之而他縣多孳餓云政爲一省之最羅母憂去服闋部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裳有學識多所著述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

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也時稱其善論他詩文亦多可採者有黃郎中集十卷

刑部郎中梁君洞墓志銘

王直

君諱洞字挹之姓梁氏梁于泰和爲大家其先在宋時有爲鳳翔知府黃州同知者君之高祖昭伯知撫州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則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廷敏娶王氏生君後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君永樂乙未進士擢北京行部戶曹主事改刑部既滿陞郎中宣德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六君初爲進士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

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 太宗皇帝嘉之
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州
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
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愬論遣之乃得行其
在戶曹時南方漕運北方賦稅皆主之及車駕駐北
京一切供饋文移皆自戶曹君日夜盡心事以辨治
而未嘗有闕失及戶曹罷改刑部交趾清吏司主事
尚書趙公喜得君凡諸司獄當奏決者案牘皆屬
君閱視既允然後奏當時刑部決獄號爲平及陞貴
州清吏司郎中益脩職不懈君軀幹豐厚而殫力勞

心甫一年得風疾卒士大夫皆惜之君自少負氣不
肯在人下然無同產兄弟廷敏先生素英邁不羣在
其下者或忌之君旣孤或稍稍侵君君不爲動力於
學問從從兄本之受詩經業成入邑庠遂取進士歷
官皆有名入於是愧君君亦不以介意器宇軒豁喜
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卻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詩
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
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能齷
齷自汗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病卒餘財無幾田園
亦不加於舊他之仕者外若循謹往往出高貲市良

田深地構大厦無賴子弟恃此立聲威凌善柔鄉里
怨苦之然後信君之行非衆人所能及也君以宣德
辛亥十月十二日葬其鄉龍門之原

孫郎中瓊墓誌銘

黃雲

公既卒而葬墓木拱矣未有以表志之而儒學諸生
列其德業風節請從鄉賢之祀其季子祐乃具述公
之平生歷履屬雲爲之銘嗚呼若公者真古之君子
也烏可以無銘哉公諱瓊字蘊章號頤齋爲崑山人
父宗湘潭縣知縣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妣高氏太
安人進太宜人公生有異徵弱不好弄甫長父授之
經不煩程督能倍進於學爲文務以理勝年二十四
以易中正統十二年鄉試明年 賜進士出身景泰
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

郎事階奉議大夫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英宗復
辟進階奉政大夫 賜金帛凡歷官刑部十有五年
勤慎如一日以廉介公平自持而濟以仁恕每大臣
集議僉日以孫郎中作大理卿天下無冤民矣尚書
俞公士悅陸公瑜尤屬意倚任遇十三司官缺員事
未集嘗命之總理或刑獄之大而難決疑而未明必
詢而後行刑部每至歲終例以通問罪犯類報奏

聞尚書先期必選素無過舉者重加審錄公被選審
錄引對內廷無一人稱冤者江西安福彭氏泰和龍
氏蕭氏挾富貴稔惡二邑人奏其不法辭連數下百

人尚書承 上旨兩委之往治公案其事得實悉寘
於法監生王喜隣人爲盜者欲連士類冀脫以賍誣
坐喜久繫不決公一鞫得其情立出喜喜竟得祿仕
有盜晝殺人公擬罪至死盜詐令人稱鄉人附書以
茶茗寘白金爲賂白於尚書移宅司鞫之以金治盜
卽首服公所治獄情類此者甚多不勝書也故德公
予父母也是能直予柱圃予生者也其於權幸勢要
尤無所畏避時多內臣以牘私囑獄事者公毀而擲
地曰吾知有 朝廷三尺法此心焉能昧乎天順間

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勢贖貨用苛刻羅織人罪所問
囚徒送刑部復錄宅刑官承望風旨無所辨釋往往
歿非罪惟屬公復錄者有以免愬多所平反太監牛
玉假子堯攬錢糧事發覺囑之曲法公不聽乃抵於
法由是積奸宄者之恨矣百戶李賓歿無後以姪剛
襲其職與賓妻杜氏告爭財產同官員外郎貝某與
杜氏通實常囑公固以正拒爲中分其產貝又嗾杜
氏鬻其產剛得價不滿與貝有言校尉潛察貝奸事
錦衣衛追寃告爭時公踈放杜氏由受貝之囑也蓋
婦人不行禁實遵新行例法可不爲辯併貝議罪

上聞玉乘間以言譖之謫戍遼東公被謫但省愆愆
咎念遺父母憂不能釋耳瀕行囊底無餘僚友贈金
爲贖復峻却之甲申 憲宗卽位肆赦天下復其官
月餘卽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先是葉文莊公爲
叅政謁吏部尚書王公翱曰君於政事才固長而律
身當以孫某爲法至是致仕王公又言於尚書陸公
曰若孫某者烏可投置閑散邪於是郎中浦源等以
書致二公強留之意而公宦情雲薄矣公卿祖餞國
門見者咸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歸隱鹿城三十
餘春秋未嘗一跡公門朝野益高其節成化己丑下

詔求賢都御史高公明邢公宥御史王朝遠給事中
蕭璿交章論薦皆不報三原王公前爲都御史相繼
巡撫南畿皆雅重之彭公爲文送其甥按察副使秦
君瓛之官雲南舉其操守廉公以申告戒之意王公
特過訪之以政事欲盤併餘糧因公言不便而止長
區賦者持百金爲公壽公辭曰某當忠難有遠行尚
不受贖矧今間居安肯以無處而受餽乎其官北京
時迎母就祿父監生卒業南監祿養不逮上䟽陳情
援例起文赴北監以平色養家居事父母以孝喪祭
極其哀戚誠敬而不違古制每旦必冠帶拜謁先祠
非疾故不一日廢所居朴隱衣服飲食人所不堪而
處之裕如其舉動必循規矩而風度凝遠佞人小夫
望之鄙吝自消制行坦夷煦煦如春曦對客談論辭
旨清暢竟日體無欹側客退獨處端莊靜默披經史
儼如也所著有鹿城遺稿藏于家嗟乎士習愈卑惟
利祿之趨至於身心不復知所檢飾名節掃蕩盡矣
考公之所學以聖賢爲師致辨於理欲之間知而踐
之其於出處之際光明奇偉而夷險一節揆於古君
子之道豈有不合哉公待雲以國士而雲也困阨無
聞有負其所期矣故詳書備紀亦用酌所知於九泉

而士習或因之以振起也哉

陸安甫跋曰宋富鄭公嘗言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却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偉哉名言乎予嘗繆採本朝往哲事行名臣碑志盡出一時鉅筆大抵於小德細善鋪敘則詳至於出處進退之故少關朝廷之利害繫時世之重輕者顧多隱微其語甚或刊而不書使士君子侈偉卓絕之行貞純完潔之名泯然不顯於天下後世昔人謂誌銘義近於史然則夫取其所謂如史者乎近觀吾友黃應龍所撰鄉先生孫郎中墓銘如謫成一節指事書實懇切詳謹讀之令人痛快起敬而見者乃或以不識忌諱少之尚何足與議也哉予壯應龍之直筆有良史才也試一及之

刑部郎中奚君昊墓志

李東陽

刑部郎中奚君時亨勘獄瑞州還至杭州得疾卒
察副使李君若虛方提學浙江日視疾具湯藥比
治含斂衾槨甚備航君喪歸華亭時君母太安人及
妻若子女皆寓京邸聞訃痛絕諸寮友皆驚悼相弔
尋得若虛書稍相慰曰李君不負時亨吾徒可獨負
哉於是屠郎中元勳爲狀周郎中良璧過郎中大璞
柳員外拱之諸君屬予銘適君女兄之夫孫鏞者來
奉太安人歸自京因寓銘俾刻石內君墓壙予辱君
還往且聞諸元勳及馮郎中佩之知君賢爲詳乃敘

而銘之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世爲松江華亭人曾祖興一祖文華累世儒隱考諱盛歷霸合二州同知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君質類穎異九歲就外傳囊白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爲餽粥具君卽以所持金予之歸告承德公公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君弱冠從承德公于合公疾君刺血醵天求以身代又重傷太安人心匿不使聞公卒君奉母扶襯歸廬墓終喪籍府學爲弟子員舉成化戊子鄉薦連捷已丑進士第循例歸省壬辰拜刑部主事明敏精吏

法片言擿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貴州獄歸奏稱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太安人遂就養焉居數月會瑞獄作事尤劇君受命往日奔走勞瘁成疾以卒年三十六娶潘氏封安人子一曰伸君和厚易直重恩義幼學時母析貲予之君悉讓兄冕俸所得金帛必分族屬爲員外時同年董知縣失官道遇寇貧甚君爲館穀給綈纊厚贐之還使經景州有故寮劉判官歿五年不舉君葬之且卹其家平居恭孫見鄉先輩無窮達皆不敢慢處寮案終日不色忤故人多愛樂之尤嗜問學寒暑不時輟喜臨晉唐書爲詩文

往往有奇思與客賦詠值意得怛夜分不寢有稿若干卷藏于家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奚君行狀

嘉興屠瀟

君諱昊字時亨姓奚氏于東子其別號也世爲華亭人曾祖興一樂閒先生祖文華樂耕先生皆隱德弗耀以詩書相承著于家牒所居南橋里後徙城東明星橋家焉至父盛文茂先生始以明經授霸州同知終于四川合州有文翁之風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有賢行君行六生而質貌穎

秀光采射人爲父母所鍾愛方九齡卽知向學一日執束脩詣社中就業遇一婦人於途悲泣不已問之則曰家貧有舅姑鬻線得百錢而遺諸市無以爲饘粥具君卽以束脩金與之歸語承德公公曰此麥舟遺意也吾有後矣蓋君雖在童稚而其向慕已不凡如此年甫志學耽嗜文籍習舉業屬筆有奇思承德公病革君終夕侍側湯藥必嘗而後進復刺血籲天請以身代太安人憐之君匿不使聞公卒扶柩奉母匍匐萬里東歸廬墓終喪有過人行君有三兄曰元曰冕曰昂元昂皆蚤世昂權厝于合力不能歸君每

念首丘之義輒泣下數行曰吾力能爲必歸葬先塋而後已尤努力進脩以顯揚爲志太安人欲析貲以助其需君從容辭謝曰兄晁勞于幹蠱立門戶幸悉與之母太安人如其言故雖一絲之微必出自兄手蓋君雖未壯而諳練世故艱難孤苦之遭處之裕如也性尚冲澹不樂市廛囂紛寓居城東明心寺博通經史益汪洋自肆時提學御史陳公選藻鑑精明試君文而奇之卽遣入郡庠應戊子南畿鄉試一舉上第計偕春官連登成化己丑進士觀政刑部疏乞省視詔許之君歸拜親展墓之餘遇其族姻疎戚閭

巷長老恂恂謙溫不敢忘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鄉人稱其厚越四年成化壬辰授刑部貴州司主事政務大體不爲苛細然處事詳諦吏法精敏發奸摘伏片言刃解積用茂著三載秩滿封贈如例十三年丁酉遷署本司員外郎十四年戊戌冬會貴州畢節衛武人林姓者構訟連及臺諫事大獄重簡君以往君驅馳萬里觸冒嵐瘴有不暇恤旣至鞫治引伏官吏除名釋活者殆數百人邊情大快還奏稱旨十五年己亥遷浙江司郎中十六年庚子夏以母老在堂援例疏乞歸省詔復許之明年辛丑夏迎太

安人來京就養不數月會江右瑞州豪民毛姓者結黨與殺仇家其禍至慘株連所及甚衆而有司久不以聞至是始露 詔求老成刑官追逮君得 旨以往比至按訊決死獄數十人元亮渠魁籍其田產入官而有司稽緩不治者論罪有差積年之寃一朝而雪事竣還至錢塘以勤勞太過得疾而卒乃壬寅三月十五也距所生丁卯年某月日享年三十六君素好學雖鑠金之暑折膠之寒手不釋卷興至則臨寫晉漢書帖退筆盈几所著有干束子若干卷藏于家好義樂施有無不卹歲得俸絹之入必以分歸族屬率以爲常爲員外時有同年友董敦仁尹姚江北之京師遇寇于塗囊且罄落魄無依君爲館穀製衣續以禦寒歸塗所助其費尤多景州判官劉福緣者承德公舊僚也停柩五年不能舉君爲舉之其寡妻孤子德君之深至沒齒不敢忘故君之卒錢塘也舊僚友李君若虛適爲浙江提學憲副左方伯劉君廷信輩亦素重君日臨視湯藥不少懈比將卒惟言不能盡忠報國母老子幼而已言訖而卒二公爲之經紀喪事甚悉航櫬以歸

刑部郎中何商臣傳

楊一清

刑部郎中何君商臣既卒十有四年爲正德丙寅其
子兵部郎中孟春以使事至關隴會予于固原出今
大學士西涯李先生所撰墓誌銘閱之予曰是可以
不朽矣吾聞商臣讞獄多平反詎止是乎孟春泣曰
誌舉其凡書其著其散見奏牘數百條維時不肖孤
荒迷未及彙次至于今抱深痛焉予曰可得聞乎乃
出故祭酒劉公道亨前戶部主事曾全所著予曰此
固鄉大夫之責也乃按述之爲傳商臣始爲刑部主
事卽能緣法求情不遺心力凡經所鞫無呼枉者畿

內民某省其姊氏姊養子飲之暴病腹彭亨其子遽歸以中毒報其母聞於官未逮而次勘無毒衆莫敢決商臣曰是必生子主之乃集其親若隣諭使吐實得其分財構隙狀生子伏辜遷員外郎有儼居者欲更適他居其主不許且詬之儼者志甚因誘還卒誣其主爲盜媒藥左驗掠使成獄商臣廉得其奸出之進郎中有勲戚家以私怨誣指揮周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非辜言于尚書謂當奏析時比獄出東廠無敢析者或以是爲言商臣曰殺人媚人如公論何具以聞 上命中貴譴于 朝如商臣議

周得脫歿或又以爲賀商臣愀然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籍諸貴近是爲失職與有耻焉何賀也歲當廩天下囚商臣奉 勅南直隸將事徧歷州縣殆數百篝燈磨卷恒至夜分 孝陵軍負薪過禁山邏者執之坐盜伐當斬商臣謂不自伐所得之薪固相似豈足爲據得從未減儀真人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執者追及之刃其脅垂絕兄問殺汝者誰曰青衣白帽者訴之官集是夜徼巡得所似者實同里人不勝榜掠誣服商臣曰死者尙能言彼旣同里顧不能言其名姓居止而以物色爲寬其獄覆勘得真殺人者廬

州三人爲盜捕獲一人鞫所同行不獲誣逮其弟足
數盜庾死商臣奏原之合肥縣民某以分鬪人逐及
其家推門門殞幼女死壓坐抵罪商臣曰自外而至
彼烏知門內有人亦何意門之殞乎本意非殺卽從
矜典凡錄六千餘人上讞三十餘人還 朝尚書令
兼攝傍司事所平反及前數不能悉載其見錄於誌
銘者亦不復出也論者曰刑部以詰奸刑亂爲職君
子於商臣錄其平反獨詳何也嗚呼自鈞距文致之
風滋而先王忠厚惻怛之意微乎熄矣世之爲理官
者獄詞所麗唯恐弗甚焉其設心爲不如是無以脫
禍網名卒恣於輕視生人之命而不自覺也悲夫宋
陳魯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輕公獨
無忌避多所開釋張文忠公九成閱大辟案成察其
非真輒奏覆之具得誣服狀朝論欲以爲賞公辭曰
職在詳刑邀賞可乎二公爲刑部俱以平反著聲商
臣事多類此君子亟稱之若明習法令遺奸度慝固
商臣所優爲亦夫人之所能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
封孟春才操卓卓方嚮用于時何之澤其在茲乎

刑部郎中北野周先生佩墓誌銘

孫承恩

先生周氏諱佩字鳴玉別號北野先世由汴扈宋南渡遂爲松人其遠祖在宋元時多仕宦五代祖彥才有隱德博學能詩著灌畦集藏于家曾祖士瞻號雪舫亦以詩名國初辟爲雍縣尹祖臨考輿號心齋正統丁卯南省發解登進士爲翰林院編修其履歷載郡志妣朱氏封太宜人先生年十二隨編修公於都下編修公卒晝夜號泣不輟洎歸貧無以居時江右葉中丞爲郡守爲經理始克葬先生天性穎悟力貧

好學入郡譽聲譽焯起一時多從遊之士成化癸卯
登鄉薦弘治庚戌舉進士優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三載考最陞營繕員外郎都水職征商稅營繕督工
作出納財賦浩大異時多以貪墨敗先生不以毫髮
自污弘治庚申以母老乞歸侍養六年母卒服闋轉
刑部河南司郎中理獄明慎時逆瑾擅政權勢赫烜
奔趨於其門者多驟致通顯先生獨不往瑾故不平
每問人曰刑部周秀才吾不識之何如人也先生懼
及禍亟上疏乞休致歸養高林泉以詩書自娛 今
天子初卽位舉優老之典先生進階朝列大夫嘉靖

戊子再進階中憲大夫福履優游歷二十五年乃卒
先生天性孝友其官於 朝嘗疏請分祿以養母而
邸中屢至匱缺其在侍也色養誠篤致甘露芝草之
瑞養姊若妹之寡而貧者竭力以賑卹族人生平寡
嗜好居室之內一榻蕭然倦于將迎有司延鄉賓多
辭疾不赴獨好學雖老弗倦晚益喜讀易觀象玩占
多所妙竅作文典雅詩學唐體字倣晉帖皆有法先
生嘗編次先世遺稿爲世鳴集今太學生張應乾取
先生詩文若干篇附刻行世周世世以清白傳先生
仕旣不大顯家居生理尠薄至無以自給旣蒙例兩

進階而郡庠生復合辭以請當道謂先生廉貧高尚
宜蒙恤典于是有司歲給優養前郡守善化熊侯雅
致敬慕嘗袖白金十兩遺之先生卒其歛且葬實籍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蔣悟菴公孔煬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乙卯十二月六日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悟菴將
葬其子郡庠生陞奉郭白峰公之狀來乞銘鄉先生
家居能急人之病不愛勞勩求瘼搜隱籌所宜捄振
出危苦語感動在位平鬪者曲直以情款諭人於不
爭使直者得曲者亦不敢以爲失若是者惟悟菴賢
其沒而上下之間無有能爲強聒說教者予蒿目視
人之病不能捄方追思公又烏辭銘公名孔煬字君
和正德丁卯舉人登甲戌進士蔣氏自浙之長興縣

徙閩國初編遣從軍故籍隸于衛其姓視他籍最著
高祖佛保曾祖遂祖道父文權以公貴贈奉直大夫
南京戶部員外郎母何氏封太宜人公生而敏明有
識量比長益習億物揆事審而不煩方貧不足能以
攻治課業之暇營父母之養常若有餘始仕爲通州
知州州繁庶甲畿郡財賦刑獄簿牒填委民吏仰視
側睨公爲之如素所熟會計羸縮節浮益虛財賦贍
足宿府猾史無得竄其偷僞兩造至前情輒披露情
得則稍薄其罪庭中誼呼稱平久之犴狴爲空都憲
重臣監察臺史相踵奏薦以公才可大任每行部未
嘗至通州曰有賢長吏治之矣賢聲出畿郡上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弊識髦俊
後皆成大名如今少宗伯崔公桐大司徒馬公坤參
知錢公爍方伯陳公堯金所素課豫識士也將滿考
奏績員外公訃至民會哭奔送殆空四境州有沙漲
地宜田宣家唐家二壩宜隄公墾田築隄則漲有新
畬防有淫水是一後而興二利也募民佃漲地收其
直充役費後且舉聞訃封題募金以遺後人其盡心
於民推此可知也去職蹟譽益白銓司遲其至將顯
用之服除赴銓公謁而已不私候貴人之門竟以常

調授南京戶部員外郎積資遷郎中公靡事不周尤善財計司徒倚以爲重賢聲又出留都郎曹上今上新政釐整弛敝會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蠹耗爲多思得郎員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分遣督逋自執要成以稽其惰敬晝夜蒐故牘得乾沒鉅贓株本則窮其節目枝尋條剝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爲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爲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此

反命入奏 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旣廢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飴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厨區與竈養漿婦分後家人勞苦之公曰使堂上享之而甘吾獨惜此耶寒暑衣裘手振領循祛非潔新温輒不使近體衾枕舒拂夕以爲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與弟居不忍相遠罄官金買田宅歲贏月羨久益增廓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美以厚之愛弟之子廷均踰於愛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爲

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孝友之實播在閭里相嗟嘆以爲不可能也其餘恩
足以及族人赴急持危情與力借至孤弱不能立貧
無告咸賴公以不失所邦國稱睦焉嗟乎公仕則勤
於民廢亦施於有家出處皆有所立名位不亨而心
跡可述矣其又何憾

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宋濂

予聞王君孟遠名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
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
門員外郎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
被 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
胥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旣見矣喜
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卽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
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之銘未樹已
歷繫善行成狀矣且夕重有請願吾子昇之也自是

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貌羸甚身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唾血垂斃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隴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爲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觴餞之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戚然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癖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興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者來撫州爲金谿場官遂爲金谿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雞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映簷光而讀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

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義塾曰
墨濤聘余太史真爲五經師松滋去金谿將二千里
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
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竄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爲者
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爲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卯丙
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值天下亂不得上
南宮退隱漆溪刪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
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
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
我可終老山林也適徵命至幡然而起擢爲今官詳

刑決獄人自不以爲寃

朝廷鋤刻吏弊悉用儒術

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爲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柰何
歿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
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興得以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
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面折其非視依阿取容
者賤之不與交母老有疾且歿孟遠籲天請捐壽三
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
溪縣誌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
卽纂要也孟遠固歿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
其不歿者固自若也視夫泯泯焚焚變滅無跡類浮

虞錄金 卷之四十七
五十一
雲者又將何如哉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懋墓誌銘

澹園集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馮而哭之爲
經紀其喪嗣子邦彥迺以南還將卽茲萬年之宅非
余志之而誰也公姓王諱懋德孺其字鄉人稱守原
先生世家蕪湖考濟配某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五日
而生公少惺惚不羣十五補諸生甲子舉於鄉寔與
余同籍錚錚以能文爲奕輩行矣少失怙事母有至
性處伯仲退讓有恩禮仲乏嗣歿之日哀毀特甚與
伯氏子分異產聽其自取而逋負身任之曰彼幼無

相累也已復減已業之半給之曰彼衆無相失也鳩
茲濱大江賈人雜選俗靡甚公請當道創精舍以爲
會所遷學宮以作士氣自是駸駸知向學云公精制
舉業謂一第承蜩耳顧數上數報罷萬曆癸未謁銓
典銓者試第一得湖州郡丞甫至武康民變起監司
以屬公公單騎入下令曰母懼第自言所苦吾爲若
釋之賊皆羅拜卽日散遣去烏鎮一豪猾勾引鹽盜
恣睢里閭莫敢問聞公名自縛請宥獎其能悔縱
之歸卒爲一過淫祠見僧蹤跡詭甚意動亟使索
之得婦一卽杖其僧毀其祠公之芟夷非類而

祗席其長老甚具會大計郡人以居間不獲中公左
遷陳州民無不涕泣送者陳俗織畷而武徒公至先
獎進文學示向往歲侵斗粟千錢爲發廩作糜大疫
爲設醫藥所全活甚衆巨盜張刺陰事持吏短長所
不快立中以禍公廉得實卽白當道遣人縛豪豪拒
不出薦紳爲豪關說日以百輩來公乃爲好言聞若
犯令甚夥若細人耳何至是第出吾爲力白之豪喜
詣公遽捽置獄中竟庾次徒黨屏跡吏民以安庚寅
遷彰德府同知是時 天子封介弟爲潞王道出彰
德彰德守牧圍之弗捍一切倚公公毅然肩其事先

期謁 王左右陳說利害從者盡說服至之日郵傳
供億省以數萬計公舒緩詳雅不動聲與色而一切
治辦大氏此類 王之國適衛太守以罪去官縱橫
郡中爲民害當道無可奈何則以篆檄公衆聞公來
驚曰是前彰德王公者邪卽不逞勿令公知比至已
帖息矣居恒官方人瘼興革利害往往精探其繇上
官有所咨問或不待咨問而公白發其端靡不曲當
顯重用事者皆引公自助其名聲噪一時以此無何
內艱訃至哭絕奔還竭力襄事經三年仕宦之意遂
絕蕪令葉君浙人也悉公治湖狀爲具橐勸駕不得
已強起復除衛輝丞衛公故所拊循地百姓聞公再
至喜甚而值歲大饑人相食 上大發帑藏遣鍾公
化民爲救荒使者使者至則盡以屬公公是時起白
骨而肉之心力耗敝諸所調劑究至中事窾所過輒
署數語志梗概歸報使者使者大說命工繪爲圖而
以所署語系其尾轉聞於朝 上嘉使者功而公亦
益蔚著晉補刑部員外郎無何奉 簡書慮囚北平
公奮曰囚當死數也 天子且不忍死之以屬我我
何以稱塞百一得贖晝夜自披閱務求生端爲之平
反活人無慮四百有奇故事諸曹所上贖不比法廷

尉平得駁放公所上無駁放每一奏至爭傳寫以爲
程謂二百年來所無者歷寒暑始得還少司寇呂朱
兩公大才公爭欲得之守其郡而公業已病矣余是
時有校士之後比出圍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
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歛俟其子至
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
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卽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
令公於今在也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大抵公
性英敏而貌則雍容動止自矩大節屹然不可動而
卽之若春融與之語皆了了而氣不溢其純懿開明
吾黨鮮儷或謂公所爲淵雅自天植又謂公淘汰於
師友而反之性情之間粹如也庶幾能名公者哉公
卒踰三年爲歲庚子某月某日邦彥將葬公與配胡
宜人某山之原屬余爲之銘宜人賢婦也德不愧公
公壽六十有一宜人壽四十有二子一卽邦彥蕪湖
縣學諸生娶李貢士女女一歸端中丞孫諸生汝洛
孫一胤祥聘後太學女孫女一許聘姚大行子一豸
銘曰謂公儒兮而吏則良謂公恂恂兮而諳則臧蓋
進也有裨於國而退焉無愧於鄉偕厥妃兮于茲永
藏過者式兮余銘也煌煌

從子之宜墓誌銘

主事

楊士奇

之宜名相余從兄思貽甫冢子也母康氏相幼聰慧六歲其父口授小學能成誦不忘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且出從外傳莫歸其父親教督之端靜不好弄羣兒百方戲于前未嘗動意也十三部使者行縣聞其名召試之深見賞異舉充郡學弟子員十五郡太守舉應江西鄉試中前列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思貽奏言臣之子年與學皆未可以爲人師幸俾臣以歸教之增益其未至庶他日不辱任使太祖皇帝可其奏旣歸益勤於學後充太學生

太學生常數千人季試相屢占第一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以相爲首廷對第二甲一名蓋元延祐乙卯初行科舉思貽甫之曾祖賢可先生卽登進士第有傳在國史我國家混一天下洪武辛亥初行科舉思貽甫之從父子淵先生卽擢進士第二甲一名逮今皇上龍飛初榜相初擢中名數同子淵先生人皆以爲相庶幾不辱其先也相釋褐爲翰林庶吉士上篤意儒術作興斯文簡曾蔡及相廿八人者日就文淵閣大官給膳使盡讀禁中書賜居崇里坊月給祿米又給膏火之費使以夜繼晝充其學期追迹於古人相素知自重又祗體德意夙夜刻厲蓋駸駸有進矣永樂十年授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是年九月廿五日卒年三十有四嗚呼相孝於父母友於弟妹與人交必輔之善道族姻閭卷有急輒赴之篤好畜書在太學三年購積千餘卷旣登第一夕盡於火哭之慟後悉貲重購之浸加於舊矣手一卷雖疾病寒暑不暫釋其志可見其才與其所學以試之宜有可稱而其不得年也固相之命乎嗚呼始思貽甫幼孤遭喪亂貧苦子子自力獨念先世詩書之業荒墜弗振慄慄焉圖惟繼之務諸其身以待其後人壯

膚後錄 卷之四十一
而生相殆可望矣相壯又遽卒此亦獨相之命哉弟
鵠自京師歸其喪明年月日其父葬之邑千秋祭盤
古山之原余其從諸父也尤哀之爲之誌云

刑部俞主事墓誌銘

楊士奇

刑部主事俞得濟公廣卒其孤希俊將奉柩歸葬處
州之遂昌以刑部主事周琳所具事狀請銘公廣嘗
從余翰林十餘年銘不得辭俞之先居睢州宋季有
仕遂昌者因家焉而自曾大父以下皆不仕父則榮
母毛氏得濟其諱公廣字也幼孤長克勵於學涉獵
既博矣從先生長考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
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公廣
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資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
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爲邯鄲

縣丞當要道過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輻輳公廣
爲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
元召還爲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
廣西清吏司主事盡心獄中無冤滯者宣德五年有
司援例奏贈其父承德郎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封
其母太安人妻李安人知制可命未下而公廣以疾
卒是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二長希
俊次希傑女三長者歸吳宗智餘在室孫男女各二
公廣居官不爲崖岸不失持守遇事不平輒發不爲
苟默雖數以是召怨咎不悔其才可用且未老而遽
卒惜也銘曰 才與時際今宜厥施今奄長逝今孰
所致兮

刑部主事張毅齋塘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後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歿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歿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歿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歿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歿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促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旣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歿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縶御銜屢奉 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盜剽無脫者而國勢尊輦曾靡障障戍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

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歿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晉之歿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鄮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戲歛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從歿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爲不得與晉之歿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歿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

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
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
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
顧懷齒髮髡髻化爲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
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鴛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
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
潔莊而常遨遊於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
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蘂葛施石而狐
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
而睨草木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
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
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旣常棲遊於茲阡上魍
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陷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
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
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
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
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
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
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

庸傳錄 卷之四十七
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
一旦震耀誼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
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
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鄮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
墓

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野墓表

東氏其先輩昌人也有商州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商
徙華遂爲華州人良惠生驥驥生商河縣丞公諱昇
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使公配夫人薛氏
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蒞會副使公有四川之
役自都城出居於野故名曰野及冠字希孟云君三
歲喪父五歲讀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
於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爲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
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
何君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留

滯焉於是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而於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惟赴愬於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君者河溢於縣北害于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為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之民皆復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仇仇夜入刺獻歿匿去弗可得衆以為弗得也君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為農無復敢為盜者陳州俠劉某者都指揮之子也嘗懷千金為俠俠嘗殺典史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閱歿者君與期月某日當在乃謬謂有他不往矣蓋是時指揮已伏百人劫俠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俠於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皆欲赴愬於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於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傅教童子親為校閱勤懇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先是言破敝者必於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耒耜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谷屢登盜賊希少歌誦之聲徧于鄉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輒於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

君君年不當爲御史乃爲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旣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年僅二十有六王氏生男子曰願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旦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巳巳月日葬某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興故薛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于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夭以死豈非命哉予爲之表曰主事東君墓于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刑部主事太微張公治道墓碑

喬世寧

嘉靖丙辰太微張公卒其子車將以明年丁巳葬公城南祖父墓次乃謁余北丘下而涕泣言曰父病革也命車曰吾墓碑則以三石喬子余聞之潛然淚下已而歎曰關中斯文之阨何至斯極也往年康修撰海卒無何呂侍郎柎王檢討九思又相繼卒海內學士共悲之頃者韓尚書邦奇馬光祿理王祭酒維楨又同以地震卒乃今又聞公訃余何忍書公碑願自惟知公久又何忍不碑公名治道字孟猷嘗遊終南山登太微峰樂之乃後意常在太微遂自號太微山

人上世故長安人 國初徙杜陵長公者始徙城中
長公生次公次公生通通配高氏生公公兒戲時卽
能爲羣兒長能督約羣兒嘗從大父觀碁觀數次卽
從旁指畫勝負率奇中人卽大異之稍長父命之商
公顧好書不好商乃就鄉校師學書始授讀卽穎記
絕人已乃就偶山田先生受朱氏詩未幾卽又善說
詩爲諸生其文辭率試高等又嫻於詩賦議論如懸
河而性剛氣豪慕義尚奇節一時諸生成咸推先畏服
之正德癸酉舉於鄉甲戌登進士第授長垣令三年
以治行中科道選徵入會都御史怒公不面辭輒論
公任情法過嚴乃僅授刑部主事人咸爲絀之公與
部僚薛蕙劉儲秀胡侍約爲詩會並以詩名都下都
下稱西翰林然公意不樂于官矣會又夢其母病乃
卽上疏引疾歸歸二年當放察期御史又拾掇都御
史言論公落職人亦爲公絀之公自以志業不伸遂
棄官不就乃一意讀書爲文章尤好杜工部詩與秦
漢人文其始詩學杜擬爲之久之句意體裁無弗杜
者文復氣雄語質當於事實卽不定擬秦漢何人然
唐以下無師焉與王檢討康修撰一見語合乃數與
縱論詩文又數與遨遊終南鄠杜間遇山水勝處輒

命酒歌吟賦詩立就或語及古今天人之際至浩渺
閱肆時人莫測也時薛蕙在吏部望公就官公爲書
固謝之已而侍郎霍韜御史郭登庸又皆欲薦起公
公又固止竟不復出往公在長垣時諸上官令不便
者輒請更令或上官重更令輒抗議執請不顧避邑
故多豪強爲民害者乃按捕諸大豪論歿者十餘人
已又修長垣城修孔廟增學舍改佛寺爲子路祠至
其條馬政事與止塞黃河決口上官未盡施用後利
害卒如所指陳人至今稱焉公始去長垣人爲立去
思碑後九年又就爛柯臺祠祀公以公之不識使得

究其施卽古將相之業奚足道哉顧獨以才高語直
爲時大忌又自負不能下人年甫三十餘而歸比卒
時年七十歲矣家居者幾四十年竟以一主事終身
君子蓋有蒼生之憾云公好面折人率不避尊貴人
與交謹甚者其獎稱人善亦無間識不識率擊節嘉
歎又亟欲表揚卽不能卽著爲詩文傳焉又喜汲引
諸生遇有絀辱卽白上官爲直之以倡士氣人始皆
憚公遠之已見其益也又率來親敬公乃公益自信
不移也所著太微前集後集嘉靖集少陵志長垣志
凡數十卷諸時事邊情里俗吏治具見其中可以覽

觀古今得失之故所謂詩史者不在是哉始高氏孕
公時夢一僧持綵筆授之及誕夕又夢焉占曰文門
之兆也以今觀公信矣公始配田氏繼陳氏卞氏卞
氏生一子卽車也舉嘉靖壬子鄉試銘曰 公才崛
興位奚不崇豈乏時明而以廢終如弦之直人誰與
容人謂公紕公曰志行旣長於詩亦以文雄我道如
是天壤焉窮夙也慕古追惟少陵大雅繼作聲跡攸
同子車駿發嗣吸德馨刻文碑石以永公名

贈光祿寺少卿刑部主事王青蘿先生漸遠

誌銘

張時徹

王先生者諱漸遠字鴻山別號青蘿山人一號大隱
山人番禺人也大父瑋以長厚恤其里中人里中人
咸德之曰良叟立我父諱傳別號良菴舉弘治丙子
鄉貢而仕則爲泰州學正以先生貴進爵刑部主事
母梁氏封太安人先生生而穎異方童卅時輒兢兢
儀度一如老成人以書史爲嬉娛蓋性之也年十歲
從學正公泰州公幼之不課之學而先生則竊取經
史子籍潛誦之誦輒善記久之則從諸儁生談說藝

文切磋聖賢之學日有詣矣時吳陵仕人咸詫以爲奇比學正疾啣恤以侍食不下於嗑疾且革呼先生而撫之曰兒來前汝志不負其資且祿命不凡當有顯樹吾是以瞑當是時先生擗踊哭泣屢絕復甦而學正公故廉也祿奉所入輒以濟諸生貧者及卒橐無一錢州之長貳若諸生佐之歛而歸櫬焉甲戌抵家太安人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佐養猶之執石田以濟躬也盍已諸先生蹠而泣曰見兄弟非寡矣兒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賈罔所下資惟劬於學倘足以代耕乎諸長老說之百端太安人許之乃篤志吟誦

丙夜不休嘗書齋暴雨潦水盈溝忽睨而驚曰曾耶其勤苦如此乙亥秋有司上名於督學使者試而奇之丙子舉於鄉丁丑薦於南宮時首相厚齋梁公故有媿也欲薦爲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未能遜辭之時年十九未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己卯除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䟽病請告居家不治產業惟以詩書訓子姓自學正公歿諸弟未昏者三人女兄弟未嫁者三人各擇其良而室之家之不啻學正公之存也嘉靖乙酉稍徙落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却掃足不踰

闕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於道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於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員甚嚴有司力爲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落籍勿復敘用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已乃放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於吳山久之乃返歸卽晦匿不出察使者若茗溪吳君爲之授館欲尊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若溪乃以學行首薦先生不報時高貴大僚若郡邑有司徃往款謁輒闔門却謝或因以致憾先生嘆曰夫逆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逃名韓康以之去市凡以避咎也處喧囂欲遠尤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於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躬畊樹果蔬自給斤斤以禮讓率弟子又合族聯師教之嘉靖壬辰建祖祠修族譜立宗法定祭儀乃次年而芝生於祠蓋至和所召也鄉之風尚咸蒸蒸興起曰母或不如王氏也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於朝曰不履公門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逵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

十餘人 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行
門人童默輩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
未可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
以銓部有曠先生者間之而止先生目擊時事之失
乃歷陳往古可爲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略曰臣漸遠
昧死言 聖上聰明睿知高出前代者四事闈人不
得亂政也大臣不得專權也戚黨不得撓法也學不
於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卽位以來治效猶未臻者其
故可知也寬恤有詔興革有詔而有司格不以行此
外臣之負 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於萬
幾互相排黨無復同心於匡贊或受腹心之託隨卽
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內臣之負 陛下也
夫 陛下有真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
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
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
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目有五 一曰運樞極二
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脉此
百土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
命脉其至也至於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
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

咸危之曰 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歿矣竟留中不報
然執政賺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 疏乞休冢宰嵩
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
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却之
而執政以賺故時訶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
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
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
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
以托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卽日就道故
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於水滸先生謂之曰右

溪勉之吾先侯子於白雲之麓矣道聞太安人訃旬
旬抵家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乃其視家則甚肅也身
以質行爲倡一無戲言惰容服蔬茹糲怡如也友于
最篤與諸弟共甘苦斗粟尺帛一無所私祖遺田四
十畝先以鬻人則贖而畀之女兒寡而無子迎之以
養有女三人撫之一一置裝而歸之親戚鄉黨悉收
以義貧乏者濟之歿而不能殯者棺而瘞之里俗多
停喪不舉至有三四世者則盡捐橐中金而助之若
趙氏梁氏其尤也營兆訛日爲之周旋凡葬二十餘
棺餘氏因而感化蓋自是無有暴骸者曰此王君教

咸危之曰 上怒叵測王生殆誅矣竟留中不報
然執政廉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 疏乞休冢宰嵩
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
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秋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却之
而執政以廉故時訶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
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
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
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
以托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卽日就道故
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於水滸先生謂之曰右

溪勉之吾先侯子於白雲之麓矣道聞太安人訃匍
匍抵家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乃其視家則甚肅也身
以質行爲倡一無戲言惰容服蔬茹糲怡如也友于
最篤與諸弟共甘苦斗粟尺帛一無所私祖遺田四
十畝先以鬻人則贖而畀之女兒寡而無子迎之以
養有女三人撫之一一置裝而歸之親戚鄉黨悉收
以義貧乏者濟之歿而不能殯者棺而瘞之里俗多
停喪不舉至有三四世者則盡捐橐中金而助之若
趙氏梁氏其尤也營兆訛日爲之周旋凡葬二十餘
棺餘氏因而感化蓋自是無有暴骸者曰此王君教

也癸丑歲侵冨者閉糴貧者轉徙先生極力賑施又率冨人之粟爲粥飼之單寡以是免於溝壑旣而寇賊充斥殺人膏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於林莽間據磐石而坐仰浣松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恐學者惑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著有至有不至作四書通言

中庸釋言大學義略讀易詩書禮樂記春秋集傳又有周陳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選集歷年圖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嶺南耆老遺傳王氏宗禮青蘿日省錄蘿山石室記等書藏于家其於五經自得尤多如春秋深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之旨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爲宗此其大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

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平生敦篤彝倫矜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歡不以非禮流盼軒冕金石一無槩於中蓋其秉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道者尊慕白沙陽明二氏之學所與王龍溪項瓠東之書蓋論之詳矣要亦不盡同也先生旣得疾一夕有大星殞於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病革子革扶持問以家事強起答曰須做好人餘無所及整冠衾而逝時嘉靖戊午十二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弘治戊午二月二十八日凡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貧不能殮其子貸金於倫氏以殯聞者歎息焉今上嗣極詔舉先朝建言得罪者特加卹錄於時言官表其素行清修完名全節宜應恩詔贈光祿寺少卿云

主事贈尚寶司卿劉君校傳

鄒守益

正德己卯羣奸惑 聖聽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

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蘓州泝江浮漢登大和復
大獄且遍中土繁麗衆情洶洶懼變大臣多阿之阻
諫者勿上乃戊申翰林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疏
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考功夏惟中儀
制萬汝信太常陳惟濬連疏入己酉吏部張元承等
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
行人司余伯獻等俱入疏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亦以
醫諫車駕不果出乃癸丑命以黃鞏等六人下錦衣

獄以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乙卯下余廷瓚等獄同黃鞏六人跪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進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胸以死諫數日天陰霾水溢內海子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列已乃請禮部禁一槩言事又有叅劾各屬爲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前各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餘罰俸六月至四月己卯杖黃鞏等六人各五十發爲民徐鏊戍邊杖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五十降三

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歿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崇德李德卿詹敬之蓋十有一人云今上嗣位召諸言事者復其官而死者追贈諭祭蔭其子入太學於是劉君宗夏贈尚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致祭于家予之再入翰林也其子元婁自太學生仕南京光祿署丞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傳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深世爲許州鄆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給事中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

有令聞祖鏗諳星曆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歸寧西華外翁家就小瑤坊而產有樹火搖光之祥贈君夜夢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而誠確童而務學弱而思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贊之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嚴肅善教子偶不悅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處弟朴無私藏服食器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於寢驚曰此離析之漸也咎而出之正德庚午舉於鄉辛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事癸酉迎贈君就養至定州卒于旅次訃至星夜跣奔啟關抱尸痛咽幾絕已而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潤而拭之更衣衾擲乃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弔而嘆之以爲可方古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爲上官改法上官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上疏僚友屬藁元婁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斃矣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婁曰善事爾祖母與爾母元婁呼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你書雖不

多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麼語畢而絕配張氏封安人淑靜儉勤克相其夫其後教元婁及諸孫遵迪咸稱夫之訓以訓蓋刑于之徵云史臣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爲元氣高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繩君之過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鞏億萬載丕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夫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社生靈何方逆彬煽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爲耻高廟棧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祿孰非豐冰之遺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於劾以貢諛豈元老朋斥新進競顯蘭芷荃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諛日遁以君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裨於國爲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以親在爲解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若劉君宗夏以忠憤自樹子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搖呼吸顛沛間猶毅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故備而論之以愧夫飾名而全身者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黃公弘綱墓

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中丞督軍於虔延見士人
輒語以聖學是時虔中士人無少長皆得及門獨雩
都洛村黃君與何善山兩人最有名是時君以詩經
舉丙子鄉試第七人丁外艱往兄弘彝墮父貲不能
償父怒將杖之君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先生聞而
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
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卽能無悖於先生
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

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操習其誦說與已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且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略徐共面語故已不勞而人易知君首在造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處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戊子冬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君居守二年身處以禮而用情於人內外大小咸信服莫可指誹於是士人出先生門者無問遠近莫不知有黃洛村矣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厭世俗脂韋背公無忌執法明峻不肯少失尺寸巡按御史何公維柏而下率倚爲重遇疑獄及人畏忌不敢發者必以相屬君乃感激知遇不事姑息能聲漸著而望者亦衆戊申召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虜入寇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卽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君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兼質任剛直旣不能爲軟熟語卽有容貸又不能自暴示恩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間之望君者適當事例子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蓋公卿中多嗟惜之故爲曲全若此旣歸每歲必放舟青原玄潭間與吉之雙江聶公東廓鄒公期會先會必

走書速予與劉君方興爲後先興未慊或留蓮洞更旬月乃能去其體肥稍短目長秀而聲厲以舒士人有所請質膛視注聽不遽舉似以俟意盡衆論旣畢徐擇一二言諷之不競談以眩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然善啖喜浴曾不自異已未臘忽痰壅轉爲風痺歲加劇辛酉五月二十八日端坐而逝距其生弘治壬子七月十八日壽止七十後善山者十年憶予識君兩人旅中善山慈和曲意款納而君巖簡難近未嘗假色笑於人然予獨與心契往來二十三年而敬不衰觀其學亦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終始曾未少變大抵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古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者庶幾近之蓋望而知爲有道不待言之出也雩都士人多出兩人門而邑中喪祭舊俗尚鬼至君始還古云君名弘綱字正之世居贛縣下橫徙雩都

胡主事憲仲傳

馮臯謨

嘉靖庚戌吾黨三百人對公車鹽三人故主事胡公
仰崖憲仲今布政使劉君炆不佞臯謨胡公長吾二
人兄之客次出入惟胡公聽公與南海梁有譽同爲
給諫何先生石亭所取士梁君故名士公攻古詩文
浸淫晉魏秦漢風骨與梁君蠹蠹金起譽揮灑薦紳
交知賀慶吊唁除拜送餞墨翰傳播公益自喜邸舍
下帷篝燈如諸生貸子錢買古載籍購得學士家奇
文秘籙六曹士馬錢穀比法章憲搜攬欲悉概於中
鉅卿大僚多噐公或折行文公尚書應公大猷嘗解

所佩刀贈曰此托於呂虔誼也一日偕梁君過何先生所何先生曰二生爾雅俱才卿哉至氣孳孳則胡生壯矣其秋虜闖郊畿嫚書請市大吏袖手無筴公隸事工部條十劄略曰虜入深矣已已之變蕭愍爲兵書躬帥大軍駐德勝門外與虜對壘今日之事本兵當掇胄出營相機剿殺局縮不能禦戰而與議市哉此城下之盟也竊耻之又云酈生躡僑談說漢帝輟洗迎之伏軾下齊七十城士被褐負奇欲效勳矢石者豈謂輦轂下亡人哉文吏拘泥以目皮相失不羈士誤甚部曹偉其論以公督造兵械協巡九門

壬子拜今官南刑部山東司司寇長興顧公覘公才屬校大明律有巨姦麗罪夜懷百金私公却之竟寘諸法兄弟兩監生爭產淹繫三年公誨諭感悟抱呼胡青天時倭踐兩淞留都戒嚴公寓書淞帥策倭曰仲淵產歲惟倭能言倭情倭屯若散謫也疾合如馳聲拙也佯見短狀用奇也倭進止盡司馬法而我師惘惘乘之逼城城潰掠鄉鄉殘謂民命何言三策曰防曰困曰間傳其言南中南司馬曰是郎曩言北事復策倭是知兵以公守太平門公始究心大業期爲文章鳴世至憤時嫉事輒裂髻髮上指冠欲身當之

垂竹素業疾亟其師尚書鄭公問之公領地三日仲起寒約賴先生教適逢世冀有所樹立上酬主恩下慰吾親已矣吾目且不瞑哉占一絕云每念忠臣徒抱憤常懷孝子獨沾襟可憐三十九年事不盡當時一片心以癸丑九月十五日逝距生正德甲戌二月十七日僅三十九歲公所著有仰崖集四書講義藏於家公以賴異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爲督學崇陽汪公賞識從鄭公業益進丁酉赴省試鄭公書碧霄翔鳳卷貽之是年領鄉薦其上鄭公書無使人知吾之所好無使人知吾之所惡無使幸者德我無使不幸者銜我好惡彰則迎合者不可測德怨樹則好還者不可禁與龐高論學曰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論誠之爲貴而不知虛之爲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人也誠者物之終也善之積也論史曰春秋去古未遠猶知責道左丘明贊仲尼曰素王秦漢德又下史遷氏贊朱頌謂之素封與徐應論刑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語皆儒先之所未發公諱憲更憲仲字文澄更文徵別號仰崖其先臨海人累世以儒術節行聞於鄉云

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有譽墓表

王世貞

公實爲諸生卽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卽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媿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藉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以南一人以風公實

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卽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旣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史雅慕公實于苑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啄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當

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採勺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筆弗受瀋庭卉木弗及新以歿嗚呼何以歿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歿者卽公實不歿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過飯

一肉不能再簋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爲恒青衫
沓拖其當繡處時嚙殘則緹以絲襪之而問其家世
故嘗貴爲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
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
太夫人篤至夔夔齋慄與諸舅季友愛甚昵卽獨飯
飯弗甘也又春飾於言行不寢然諾取予一介不苟
自吾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爲人母上於公實者公
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
柰何已又謂予曰 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
疇能跡子武乃又黥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爲
驗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又
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
之請而爲表其墓曰公實梁氏諱有譽別號蘭汀其
父僉事公世驃爲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某氏娶於
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梁比部傳

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盖有梁比部云梁
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爲
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質穎貌古童
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

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厭訓詁括帖語與余及陳紹文吳旦黎民表陳冕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柱臣講業於黃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剗切尤砥礪行誼海內學士大夫往往誦余嶺南詩癸卯公實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單辭審視桎拳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爲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爲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亭讞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邊人少時被虜入漠遠長奔歸偵者得之以爲間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反文無害省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邃學多所誤著求當於古作者不屑爲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爲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一室歛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爲冢宰聞其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卽上疏謝病歸奉母太孺人婆婆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殆競爽矣構拙清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集扃戶吟哦罕通賓客繡衣直指鄴國二千石諸

諸頌功德者恒以病辭郡中少年司其閑燕駕逼出游終不得一幸臨况也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見余南粵賦秦關銘任囂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爲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礪巾舄所臨翱翔八極所賦有一歎生齊物我意已而遣書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龍馭豈能苟促效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遯雲霞覽輝千里足下能有意乎時予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卷行於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柱下有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實一仕卽已豈卑媿蓬累爲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闕直以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聞於斯世得矣千古在前將旦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孰能以靈光太玄爲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欲名然名者實之賓也顧今海內人人知梁比部矣

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愛

誌銘

陳于階

余習聞先文端論學之旨以爲學貴不言而躬行假
徒侈耽論而靡益身心卽媿媿性命與綺語何異乃
今觀秀水比部王先生抑何篤行君子也余不及接
其論議然頗聞其學有實際心竊嚮往之昨歲爲兒
曹擇師則門人項廷堅陳孟常交口推王生汝翼汝
翼者先生伯子也一日手沈憲副所爲狀以墓道之
石請余旣夙慕王先生又見汝翼內行淳備益信先
生爲真理學非空言夸詡者遂不辭而誌之按狀先

生諱愛字體仁別號一山故占大同戎籍五世祖諱義洪武初改隸嘉興千戶所遂爲秀水人義生思聰思聰生鼎鼎生玳玳生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徐聞公年五十始生先生因名之曰愛先生自童少奉以周旋每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事講學因悟儒家體受二字苞舉玄門尊生之意踐形盡性皆自愛也于形一有虧于性一有染皆非自愛也先生羹墻父訓終其身卒成大儒云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章句然讀書輒解大旨尋補博士員徐聞公捐館家日落先生身任門戶氣亦日壯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茗中則負笈從之游得聞討真心之說已又因沈給諫石雲而受業于龍溪王先生王故王文成高第其言致良知甚具先生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叅情識卽名真心一落情識卽非真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抵牾自是學益有進沈給諫終養歸遂延先生家塾誨其子憲副霓川相與譚道講德莫逆于心締爲姻婭先生潛心理窟不拘拘制義繩尺每試輒詘而嗜學日益甚癸卯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報罷先生不爲動其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往來益遍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其游南雍

也會故人永康程公爲大司成倡會雞鳴山以先生爲之長風動金陵己未舉進士場中得其文驚嘆以爲陸子靜之流銓選時次當內補有介故相分宜擠之者時鄉人爲太宰欲右先生力辭乞就教乃得順天府學至則與諸生日夕講究諸生聞所未聞心開目明而先生又以身示之鵠蹈履繩墨都人士瞿然顧化長安諸生鮮衣怒馬游冶少年之習爲之一洗壬洗遷國子監丞其陶鑄六館諸生如所以教京兆者癸亥擢刑部山西司主事則又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籍相袁公庇譁飲禁中逮治比部先生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聞而怒曰王郎嶽嶽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是倦游有嘉遁意尋以遷葬得請歸遂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卽位考察京朝官猶以前太宰同里故署不及晉江黃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諸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先生聞報了不介意亦絕口不自明獨其好言學至老不倦與唐王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日益精凡天真文湖之會歲必至顧不欲以標榜爲名高自請告歸凡十年堂中

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公故業室不益撩田不拓畔
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
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年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
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先生罄橐中百金以完
其婚他行誼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
者如坐春風然動有檢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盖
先生之於學直以心體而身踐之豈與夫世儒炎炎
詹詹徒以言語著作爲聲名者比哉先生少善病自
聞道來戰勝神王壯歲遂寡疾平居淡泊無他好獨
好射好奕每出必弢弓以從與客奕至忘寢食角巾
散步踈髯廣額逍遙如神仙人皆以爲王先生且得
大還何論耆耄乃辛未秋忽病滯下數日寢劇歿時
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
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義從容詠
黃鶴詩而逝先生之於道深矣

刑部可獄王敏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
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
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
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
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
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
廉隅不與人爲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
當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人
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

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卽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後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幃婦人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嬪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人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卽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以例免歸

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輪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歿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歿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圭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瑤余昔至京師見瑤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問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聲華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瑤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瑤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七終

扁在錄

卷之四



